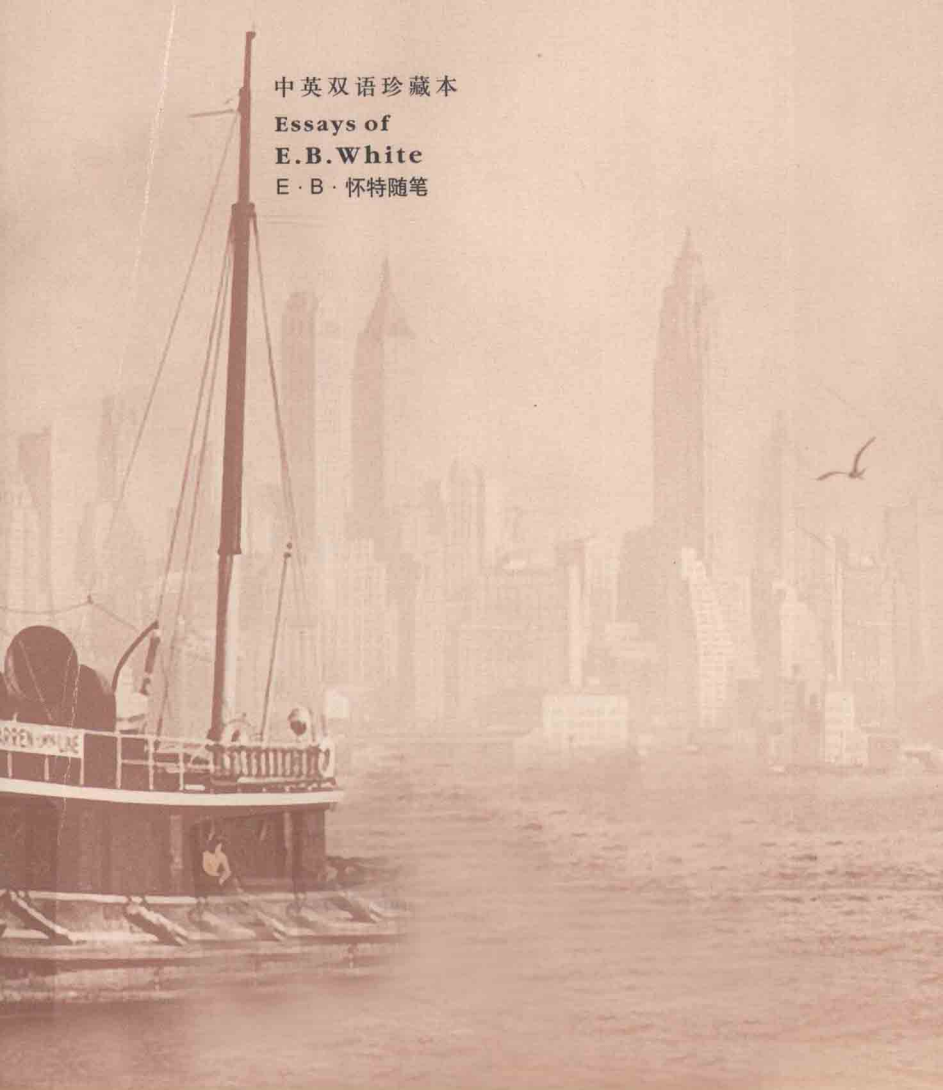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英双语珍藏本
Essays of
E.B.White
E·B·怀特随笔

这就是纽约

贾辉丰 译

*The classic collection by the
greatest American essayist of the century*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中英双语珍藏本

Essays of

E. B. White

E·B·怀特随笔

[美] E·B·怀特 著

Here is New York

贾辉丰 译

这就是纽约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就是纽约:珍藏本:英汉对照/(美)怀特(White, E. B.)

著;贾辉丰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492 - 2

I. ①这… II. ①怀…②贾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

美国—现代—英、汉 IV. ①I712. 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1131 号

E. B. White

ESSAYS OF E. B. WHITE

Copyright © 1977 by E. B. White

Bilingual English-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1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4-412 号

这就是纽约

[美]E·B·怀特/著 贾辉丰/译
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王小阳 安琪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 插页 6 字数 213,000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8,000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492 - 2/I · 3211

定价:3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T:0539-2925659

出版说明

“E · B · 怀特随笔” (Essays of E. B. White) 原是作者一九七七年亲自编定的随笔集，同年由 Harper and Row, Publishers, Inc. 出版精装本，中文版据 1999 年出版的 First Perennial Classics edition 译出。因篇幅较大，遂一分为二，分别以两篇著名随笔的篇名作书名，名之曰《这就是纽约》和《重游缅湖》，“E · B · 怀特随笔”用作副书名。作者的“前言”、“鸣谢”放在《这就是纽约》篇首，哈尔·黑格的“E · B · 怀特其人”与贾辉丰的“译后记”则置于《重游缅湖》篇末。特此说明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·B·怀特随笔

Here is New York

这就是纽约

前 言

随笔作者是一些自我放纵的人，天真地以为，他想的一切，围绕他发生的一切，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。此人陶醉于他的事情，就像喜欢观察鸟类的人陶醉于他的郊游一样。随笔作者每一次新的出行，每一次新的“尝试”，都与上一次不同，带他进入新的天地。他为此兴奋。只有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才会如此旁若无人、锲而不舍地去写随笔。

随笔有各式各样，一如人的姿势、姿态各式各样，霍华德·约翰逊牌冰淇淋的味道也各式各样。随笔作者清早起来，如果有事情要做，便从塞得满满的衣橱里选取他的行头：视他的情绪，他的题材，他可以套上随便哪件衬衫，扮成随便什么人——哲人、泼皮、弄臣、说书人、密友、学者、杠头、狂热分子。我性喜随笔，一向如此，很小时就忙了把我幼稚的思想和经验敷衍成文字，用来折磨别人。我最早是在《圣尼古拉斯杂志》¹上露脸的。偶然有了想法，我仍然会回到随笔这种形式（其实无形式可言）上来，但我并不奢望随笔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占有位置——它毕竟不登大雅之堂。随笔作者，与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不同，必须满足于自我设定的二等公民身分。作家如果把眼光瞄向诺贝尔奖或其他俗世的荣耀，最好去写小说、

诗歌或戏剧，听凭随笔作者去信手涂抹，满足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享受无拘无束的存在。（约翰生博士称随笔是“不正规的急就章”；本人写惯了随笔，无意与这位可敬的博士论辩。）

不过，有一件事是随笔作者切忌的——他不可瞒哄或矫饰，因为立即就会给人察觉。德斯蒙德·麦卡锡²在他为一九二八年 E·P·杜登公司版的蒙田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，蒙田“天生真诚不欺……”。这是个基本要素。甚至随笔作者的无拘无束，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：随笔虽然是一种松散的形式，也有它自己的戒律，提出了它自己的问题，这些戒律和问题，很快就显露出来，（如我们都希望的）成为对有些人的威慑，这些人舞文弄墨，只是为了归置自己的胡思乱想，要么就是因为情绪亢奋，精神恍惚。

我想，一些人是将随笔视为自我主义者的最后一块存身之地，用他们的品味来衡量，操这种形式的，都是些自我意识太强，只管自说自话的人。在他们看来，作家认定他几步闲行，或一点心得，就能吸引读者，实在是有些傲慢。他们的不满，确实有几分道理。我一向清楚，我天生关注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；满纸都是写自己，显然是过于看重自己的生活，忽略了其他人。我穿破了许多件衬衣，并非每一件都适合我。但每逢我灰

1 《圣尼古拉斯杂志》，美国儿童文学杂志，创刊于 1873 年，结束于 1939 年。许多英美著名作家都曾为其撰稿，包括马克·吐温、史蒂文森、吉普林等。

2 德斯蒙德·麦卡锡（1877—1952）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，为哲学家 G·E·摩尔的密友，曾为《新政治家》杂志文学编辑，1951 年封爵。

心丧气时，衣橱里，掩在所有东西的后面，总有一件蒙田式的披风挂在那里，还散发一点樟脑的味道。

本集中所收随笔，时间跨度很长，涉及各种话头。我选取了再读时仍觉得有趣的文字，另外的一些，似乎也还耐看。有的随笔，例如《这就是纽约》，随时光的流逝，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断片。我写纽约，时在一九四八年夏季，属于一阵心血来潮。我描述的城市，已经消失，原地耸起了另一座城市——是我不熟悉的。但我记得前一座城市，且迷恋它。戴维·麦考德¹在他的《关于波士顿》一书中曾讲到，国外一位记者访问这个国家，第一次见识纽约。他报道说，纽约“激动人心，但外观浮浅”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我最后一次拜访纽约，它似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像是患了尚未给人察觉的脑瘤。

两篇关于佛罗里达的文字也时过境迁。令人高兴的是，我对南方黑人状况的评论已经失效，这些文字不过是预言性的，没有终极的意义。

为拼凑这些随笔，我打劫了我的其他集子，有一些文章是第一次结集发表。我没动《人各有异》一书，只从中抽取了三章，它记载了我大约五年的乡间生活，不致速朽——我不想把它改窜得面目全非。现在的这部随笔集是按照主题，或心境，或地点编排的，并非编年体。集中的文章，有些注明了时间，有

¹ 戴维·麦考德（1897—1997），美国诗人，生于纽约，曾在哈佛大学任教，并为该校募集巨额捐款。

些没有。大的格局上，有一个时间顺序，但整部集子，或其各章，并没有严格按年代划分。有时，读者会发现我在都市，而他以为我本该在乡村，或者倒过来也是如此。这可能引起些小小的困惑，却是不可避免又很容易解释的，我前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市，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居于乡间。二者之间，会有一些日子，没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能说得清（或留心）我在哪里：我出于一些不得已的原因，在缅因与纽约之间游走。有钱财上的原因，也有对《纽约客》杂志的情感上的原因。乃至对那座城市的情感上的原因。

我现在终于可以歇息下来。

E · B · 怀特
一九七七年四月

鸣 谢

本集中的三十一篇文章，二十二篇首发于《纽约客》。“别了，我的至爱”，是与理查德·L·斯托特合作，最初以这个名字在《纽约客》上发表，后来由G·P·帕特南之子公司印行了一本小册子，题为“告别T型车”。“一头猪的死亡”刊于《大西洋月刊》。“辩驳”刊于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版，题目是“农夫怀特的红皮蛋”。“这就是纽约”最初是《假日杂志》上的一篇文章，后由哈珀斯兄弟公司出版了单行本。“佛罗里达珊瑚岛”和“重游缅湖”两篇文章，最初发表在《哈珀斯杂志》的《人各有异》系列里。“大海与海风”最初刊于《福特时报》，“夜之细声”最初刊于《耶鲁评论》，题目是“瓦尔登湖——一九五四”。“书、人与写作”部分中关于幽默的意见本是科沃德-麦卡恩出版社《美国幽默文库》一书序言的一个部分。同一部分中关于唐·马奎斯的文字，是从道布尔戴出版公司《阿奇和梅奇塔贝尔的生平与时代》一书序言中节选而来。

目 录

前言	1
--------------	---

鸣谢	1
--------------	---

农场

告别四十八街	3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回家	9
--------------	---

春天的报告	18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头猪的死亡	2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飓风之眼	3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浣熊之树	4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元月纪事	62
----------------	----

雪冬	73
--------------	----

辩驳	82
--------------	----

鹅	85
-------------	----

大地

东部通讯	97
床上伙伴	110
煤烟沉降量和放射性坠尘	124
统一	138

城市

未来的世界	153
这就是纽约	164

农 场

告别四十八街

1957年12月12日，龟湾

几个星期以来，我一直忙着打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，试图说服那些杂七杂八的死物儿散去，别来烦我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惊讶的是，一个人聚敛的俗世家当，竟然迟迟不肯重新回到俗世中去。九月里，我始终希望，某个早晨，就像施了魔法，所有的书啦、画儿啦、唱片啦、椅子啦、床啦、窗帘啦、灯啦、瓷器啦、玻璃制品啦、器皿啦、纪念品啦，一概从我身边消失，如同大潮退去，留下我静静伫立在海岸边。此事并未发生。妻子和我，日复一日，埋头归置，留的留，抛的抛，交给搬家公司的东西，也都得包装好。但公寓统共有六个房间，里面能装的杂物儿，一点不比航空母舰少。你可以作些精简，但要想彻底清理，确实需要点智慧，而且耐力超人。在此期间的某个上午，有一位旧书商上门，买走了几百本书，说起他兄弟的死讯，“癌症”一词在起居室炸响，像是他的悲哀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他满载归去后，屋里的书仿佛一点没有减少，烦恼却增加了。

每天早晨，我离家上班时，手中都会携带些东西出门，扔

在三大道街角市政硕大的垃圾筐中，我的理论是，从扔做起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妻子是战略家，她懂得更多，开始悄悄地调动一切力量，以便最终扫荡这些杂物。你可以花费千百个早晨，带了东西，扔在街角，但家里仍然是满满当当。你很难赶得上滚滚而来的收藏的速度。家就像一座装了单向闸门的水库：允许流入，却阻止流出。东西没日没夜地收进来——顺畅、隐秘、不知不觉。我于收藏并不热衷，但收藏东西，不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收藏。商品和摆设会自己找上门来，即使你戒备森严，也挡不住它们。图书和玩物邮递到家。节庆纪念，有礼品馈赠。退伍军人送圆珠笔。银行送笔记簿。如果你碰巧是位作家，读者会送来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随便什么东西。曾经有人送我一段木片，上面有山狸的齿痕。有人死了，留下了一些难以毁弃的念想儿，虽是涓滴之微，也能鼓荡家中的大潮。流入不绝如缕，却少了相应的流出。通常情况下，家中丢弃的，只有废纸和垃圾，其他的一切，都留存下来，潜伏在什么地方。

近来，我们不住公寓了，我们在一家旅馆宿营，早上返回公寓，继续手中的工作。我们每人有一身工作服。妻子着棉布套裙，我改穿深蓝色热带休闲裤和球鞋。随后，我们全力以赴，没完没了地忙。

在清理杂物的日子里，各种问题接踵而来。丢掉一把椅子，自然随便是谁，想做都能做到，但是，好比说，对纪念品，又当如何处理？纪念品无异于水蛭。纸质的纪念品，例如中学或大学的毕业证书，只要有胆量划根火柴，就能化为灰烬，但

铜质的呢，不仅无法销毁，简直想扔掉都不可能，因为上面通常镌刻了你的尊姓大名，人们想必不愿随手丢弃他的美名，就算恶名，也舍不得丢。它可能落到好事者手中。当然，对纪念品的处置，各有各的招数。我曾在爱德华·R·默罗的电视节目“面对面”中看到，有些家庭，单有一间“纪念室”，供某位有收藏癖的人物堆积他的藏品，如此一来，只要他想徜徉其中，便可沉浸在回味悠长的辉煌中。倘若不嫌弃往昔的成功已经走味儿，这当然不错，但如果有人不喜欢这股味道，那么，到需要清理的时候，麻烦就来了。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坐在那里，呆呆地盯着一块奖饰，它闯入我的生活，大体上是某个公司狂热的促销宣传的结果。这是胡桃木上的一个铜质饰物，重得足以给划艇做锚使，但我不需要锚来固定划艇，上面又刻了我的名字。亏了我能摆弄改锥，最终撬下了上面的名牌；我把名牌搁好，拎了余下的残骸来到有垃圾筐候着的街角。这番辛苦，实在胜过了为获奖付出的心血。

另一日，我发现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是给山狸啮过的木片，一边是我在一次大学典礼中戴过的荣誉学位帽。此时此刻，我最需要的，其实是一只山狸，能吞了这顶学位帽。这顶方帽，我再不会戴它，但我性格软弱，又不忍丢弃，我毫不怀疑，它将终身伴随我，不会带来温暖和欢乐，只会割据我本来不大的空间。

清理进行到一半，凌乱的房间里还堆满了虏获物，我生出了一个绝妙的念头：我们不妨关闭公寓，听任所有东西发霉，